



一桩入室强奸案
撕开生活的光滑表面
完美婚姻，或囚牢
只在一念之间
内心的隐痛、阴影与自我救赎
最终将我们导向何方？

公羊

张忌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张忌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羊/张忌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.1

ISBN 978-7-5321-5057-1

I. ①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4236 号

责任编辑: 韩 樱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公 羊

张 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246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57-1/1 • 3980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第一章

1

郁可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色晦暗，眼袋黑肿，坚硬的下巴冒着森森的胡茬子，如同秋天刚收割过的麦田。憔悴不堪。

离开酒吧差不多是凌晨 2 点钟。昨天是伊莎贝拉的生日，每年的这一天，他都要给她庆生。从酒吧出来后，两人一起去了伊莎贝拉的住处。早上 10 点左右，他起来撒尿，发现手机上有多个未接电话。其中一个竟是派出所的，说他家里昨晚进了小偷，让他赶紧到派出所去一趟。

我妻子没事吧？他有些紧张。

警察不置可否，你来一趟，有些事要你处理。

他匆忙赶到派出所。妻子正坐在一条土黄色的靠背椅上，神情木然。看见他，眼光似乎闪烁了一下，但这种光芒很快便黯淡下去。他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脸颊，皮肤冰凉。

没事吧？

妻子摇摇头。

你就是她的丈夫？警察问。

他应了，警察做个手势，让他出去。他心中一紧，警察似乎还有些别的事。

警察将他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，向他描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。

今天凌晨大概 4 点钟左右，一个陌生男人从他家后窗爬出，正巧被对

面的住户看见。对面住着一位离休老干部，老干部有个习惯，每天早上4点，准时起床练书法。在看见郁可风家后窗爬出的这个陌生人后，他短暂迷惑，随后迅速做出判断。他推开窗户，大声叫道，抓小偷！老干部年纪虽大，中气却是足的，他的叫嚷声惊动了保安，也惊动了小偷。这个小区很旧，路灯几乎盏盏失明。加之那时，天还暗，小区保安又姗姗来迟，小偷最终还是逃脱了。

我问过你妻子，昨晚有什么异常动静或是丢了什么东西，你妻子都推说不清楚。说实话，我总感觉你妻子有什么事情没说，或者是她忘了说。抓小偷呢，是我们警察的职责，但你们市民也应该全力配合，否则怎么破案？你说是吧。

他愣了一下，解释道，她胆子小，家里进了小偷，一早又被带到派出所，心里自然是紧张的。要不，我先带她回家，等她情绪稳定些，我再帮你问问。

警察白了他一眼，怎么能说帮我们呢？算了算了，你看看，如果家里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就先结案吧。

他跟着警察回到隔壁办公室，妻子仍旧呆坐着，失魂落魄。

2

离开派出所，妻子的情绪似乎缓和了一些。在路过百丈路那家星巴克时，她让他下车给自己买了一杯拿铁咖啡。

他将咖啡递给她，顺手摸了摸她的脸。

没事吧？

妻子摇了摇头，挤出一个笑脸。他想问问妻子今天凌晨的事，但又怕她不高兴，便将话咽了回去。

怪我，昨晚陪几个省里的领导喝多了。本来我想回的，又想太晚了，怕吵了你。正好那边有多的房间，就睡那里了。

我知道的。

妻子对他露出一个宽容的笑容。迎着妻子的笑容，他心里却有些内疚。早知道这样，昨晚自己就不在外面过夜了。也真见鬼，这小偷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赶上伊莎贝拉的生日。

一回家，妻子便躺倒在了床上。她似乎很累。他有些担心。

要不我打个电话给诊所，把下午的病人推掉，在家好好陪陪你？

妻子摇摇头，不用，又没有什么大事。只是晚上没睡好，有点累，下午补一觉就行。你安心上班去好了。

也行，那我下午早点回家。晚饭你不要做，我买回来。

安顿好妻子，也快到上班时间了。诊所的接待员小丽打来一个电话，说那位姓陈的女士已经到诊所了，问他什么时候过去。他告诉小丽让那位女士先在自己办公室坐会儿，自己马上就过来。

他在振宁路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。原先，他是市立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，7年前，他离开医院下海开了这么一家咨询室。他是个脑子活络的人，在念书时，他便发现自己天生有一种赢得别人信任的能力，那时，即便再特立独行的同学也会将心里话告诉他。后来，他考上了医科大学。在学校，他又兼修了心理学课程。

现在，经过一番经营，他的心理咨询室在本市已经很有些名气了。他喜欢这份工作，他对别人内心的故事充满了好奇，这让他乐此不疲。而且这工作也有很好的收入，对他来说，这是最适合不过的工作了。

开车去单位的路上，他给伊莎贝拉打了个电话。伊莎贝拉似乎刚睡醒。

你什么时候走的？也不跟我打声招呼。

别提了，昨天家里进了个小偷，把她给吓着了，刚安顿好。

没事吧？

没事，现在在家里睡觉。

你没陪她吗？

我下午还有个病人呢，不好推掉的。反正我处理完事情也就回家了。

两个人聊了一阵，他也到了诊所。

人呢？

小丽说，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。

他应了一声，没有直接进办公室，而是走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。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房间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每次见病人之前，他都会在这里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。房间不大，里面的东西却很齐全，有各式各样的领带以及一些男用护肤品。他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外表的人，本身他就是一个英俊的男人。他觉得男人应该注意自己外表上的优点，这些优点总是能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

他刮掉胡子，抹了些醒肤水，将头发梳理整齐，又换上一条颜色朴素的领带。他端了端自己那副尼康牌眼镜的镜架，发现镜子中的这个人重又焕发出了无穷的魅力。

好了，现在他可以非常自信地去面对那位来访的客人了。

3

他轻轻地推开门，看见那个人正背对自己坐在办公桌前，椅子上头还漂浮着几缕灰白色的烟。他轻轻咳了一声，椅子上的人迅速将烟掐灭，站起身来。

郁医生？

你好，我是郁可风。

你好，随后她又解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看见桌子上有烟灰缸，我就抽了一根。

他露出一个充满亲和力的笑容，没事，平时我也抽。

这是个女病人，30岁出头。第一眼，他便觉得这个女人很漂亮，即便她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，他仍能坚定地做出这个判断。在这方面，他相当有自信。

既然有着这么漂亮的脸蛋，干吗要戴这么大的墨镜，不想暴露身份还

是其他什么原因？

他走到一边，扭头问了女人一句，对了，喝点什么，茶还是咖啡？

女人愣了一下，哦，就咖啡吧。

他泡了咖啡，放在女人的面前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个病人来，他都会亲自为他们泡上咖啡或者茶。来这里的人都有心理上的障碍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，他要让他们放下戒备，对自己畅所欲言。这就像钓鱼一样，需要撒下让鱼儿放弃戒心的鱼饵，它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上钩。

尝一下，我这里的咖啡味道还是不错的。

女人看上去微微有些紧张，她喝了口咖啡，或者准确地说，她是用嘴唇在咖啡杯上碰了一下。女人放下杯子，顺手推了一下墨镜的镜架，似乎怕那墨镜会滑下，以至于把后面的脸露出来。

他注意到女人的手。她的手指修长，皮肤细腻、苍白，保养得很好。她的指甲是新做的，涂了很艳的颜色。他猜测这指甲是她自己涂的，因为涂抹不均匀，指甲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光泽。另外，女人还化了浓妆。她为什么要化这么浓的妆，难道一副墨镜还不足以遮掩她的身份吗？

对他来说，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他的眼睛很毒，尤其是对女人。他曾在朋友间自嘲，如果一个陌生女人在面前，他不仅能看出三围，有没有隆胸，而且还能看到她在想什么，她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比如一个成熟的女人总是容光焕发，说明她十有八九有外遇。几年的夫妻，都厌倦了。但容光焕发说明她有很好的性生活，她一定有情人。他精于此道，他有很好的逻辑能力来支持自己的判断，他的言论在他那帮朋友里面也总是很受追捧。

他看了女人一眼，随口说了一句，今天天气有点阴。

女人说，是的。

你这眼镜不错，什么牌子的？正巧我老婆最近也要买副墨镜。

很普通的牌子，商场里都有卖的。

能让我试一下吗？

算了吧，反正是很普通的镜子，到处都有的卖。

他试图让女人摘下墨镜的举动没有成功。但他没有什么遗憾，他本就不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没抱太大希望，他只是试探一下而已。

他不自觉地抿了抿嘴角。现在，他对这个女人开始有了一些兴趣。

我们要聊些什么呢？女人主动开口了。

什么都行啊，比如你对衣着看法，对楼市的看法。呵，只要你觉得不浪费你的钱就行了。

对他的幽默，女人丝毫没兴趣。她冷冰冰地说，一般来这里的人都会跟你聊什么？

嗯，怎么说呢。我想很多人都会在生活中碰到找不到人说，但埋在心里又很困扰自己的事情。他们找我聊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。

那他们又凭什么信任你呢？女人显得有些咄咄逼人。

他笑了笑，这个女人在虚张声势。

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，我是有专业操守的。不然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这里找我了。

女人似乎软了一下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怎么说，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，就把心里话讲给你听，让我觉得不能接受。

理解，到这里来的人，很多都会有你这种想法。没关系，第一次来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如果你觉得第一次的谈话没有意思，或者说你对我们这里的服务不满意，你也可以不付款。

女人摇了摇手，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说呢，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吧。

他再次对女人露出了迷人的笑容。

没问题的，慢慢来。

4

回到家时，妻子正在卫生间洗澡。他将从超市买回的吃食在盘子里装

好，然后将朋友送给他的那瓶拉菲红酒打开。这是他和妻子之间的一个小情趣，当他们中某个人有性要求的时候，都不会明说，而是开一瓶红酒，暗示对方。

对婚姻生活，他自认为是一个有心人，他总是富有智慧并充满情趣。尽管结婚快 10 年了，但他基本能保证和妻子每周差不多两次的性生活。他能感觉到妻子对自己也是满意的。相对自己来说，她是个保守的女人。自始至终她都只有他一个男人。原先，她也有一份工作，她是市立第一医院的一名护士，他们也正是在那里相识相恋的。但他不喜欢她的工作，护士需要伺候人，太累，他心疼她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护士难免要接触男病人的身体，对于这点，他承认自己是有嫉妒心的。他不喜欢妻子跟其他男人有什么接触，更不要说是身体上的。所以他希望妻子能辞去工作，安心待在家里。妻子很听话，当他提出这个要求时，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已经从事了几年的工作。

他最喜欢的就是她这点，听话。这也是他选择她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作为一个丈夫，他自认为是合格的。他对婚姻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觉得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在婚姻的这一部分，他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。但在剩下的那部分，他也需要一些别的刺激，就比如伊莎贝拉。

让他意外的是，他的红酒遭到了妻子的拒绝。拒绝喝酒也就是拒绝了他的性要求。原本，按照他的设想，妻子受了惊吓，自己尽尽丈夫的职责，好好安慰她一下，这是最顺理成章的。他设想她看见红酒时会惊喜，还有一些害羞，这是她最常见的反应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她看见红酒时，脸色却难看了起来。似乎，她此时的情绪比上午在派出所见到她时还要差一些。

他轻轻搂住了她，怎么，还在想那个事情？

不知道，心里不舒服。可能还是没缓过劲来吧。

别多想，晚上我好好陪陪你。

她轻轻摇了摇头，改天吧，今天实在是没兴趣。

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将她抱得更紧些。

对了，可风，我们的新房子什么时候能弄好，说实话，我不想再在这里住下去了。

他愣了一下，嗯，这个地方环境是差了点。你放心，等新房子一装修好，我们就马上搬过去。

他的保证似乎让妻子安心了些。吃过晚饭，她便早早地睡了。他是个夜猫子，这样的时间他是无法入睡的。他陪着妻子，等她进入梦乡后，便小心地起床，来到客厅。

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看了一会儿，他又想起了白天的那个女人。

下午的谈话，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。在大多数的时间里，这个女人都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。自己跟她说话时，也缺乏积极的反应。最后，她还不停地看手表，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谈话的倦怠。但她又不提走的事。他知道，这只不过是这个女人伪装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她似乎缺乏安全感。

他点了根烟，用力吸了一口。

她肯定在现实中碰到了很大的难题，但她又不愿轻易地暴露自己。这个女人有意思，这么有意思的病人不多，他希望自己能很快再见到她。

第二章

1

这一天，林沁春始终觉得心神不宁。

早上起来，这种糟糕的感觉就开始在她的心底盘旋。打开窗，外面正在下雨。天色阴沉，四下里十分安静，除了一两声汽车喇叭，便只有雨水纷纷落下的扑簌簌的声音。

她将地拖了一遍，地板拖得湿漉漉的，大汗淋漓。放下拖把，她又开始洗杯子。她将所有的玻璃杯都取了出来。然后，她就坐在窗边洗杯子。洗杯子的时候，她不停地看墙上的那个挂钟。今天的挂钟似乎走得特别慢，让她感觉时间如此难熬。

她一个人吃的中饭。中饭很简单，一杯牛奶和几片面包。这其实是早餐，早上他去上班时给她做的。吃完中饭，她给远在衢州的妈妈打了个电话，胡乱聊了几句，随后又打给在杭州念大学的妹妹。搁下电话，她觉得心情好了些，便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

她整整睡了一下午。

晚饭，还是一个人吃。今天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有几个省里的领导来，他要去陪。

他是个好男人，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从恋爱开始到现在，他一直对自己很好。相比较而言，自己却不称职。她是先天性幼稚子宫，怀不上孩

子。他是独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就要承受他那个家族巨大的压力。有一次，她看到报纸上说现在可以找人代孕，她动了心思。当天晚上，她把想法跟他说了，他却极果断地拒绝。他说，我娶你是当老婆，不是生孩子的机器。要生孩子，我也只会跟你生。她向他说明，这个家庭不能没有孩子。他却说没有孩子更好，可以过几年二人世界。她还想再劝他，他却生气了，斩钉截铁地说，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情，我不喜欢。

她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碰到了一个好男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，她总是顺从他，只要他决定做的事情，她从来不会反对。比如他离开医院下海经商，比如他让自己辞掉医院的护士工作，她总是欣然接受。

他认为他的决定都是对的。

2

晚上 11 点钟，她仍没有睡。他发来了短信，说自己陪着领导在 KTV 唱歌。她知道他是不情愿的，但没有办法，听他说，这次来的人是省里这方面的权威，以后这个诊所好多资格认定方面的事，都要求着人家。

他是这个家的支柱。她很体贴地给他发了个短信，让他不要喝太多酒。他回了个短信，说自己有分寸。她想了想，又叮嘱他如果酒喝得多，就不要开车。最近电视里总在说酒后驾车的事儿，这让她感到担心。他说自己有数的，这次给领导开了三个房间，有一个没来，如果自己喝醉了，就睡在宾馆。她便说，那你索性就睡宾馆吧，别赶回来了。他答应了，他发回短信叮嘱她要锁好门窗，注意安全。

发完短信，她将手机搁在茶几上，又看了会儿电视。她觉得有些困，便回卧室睡觉。她很快就进入了睡眠。她做了个梦，在梦里，她站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，广场上到处都是车。让她意外的是，在梦里，她竟然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在车流中飞快地穿梭，像蝴蝶一样，几次都差点被车撞到。她知道这是她的孩子，但她看不清他的面目。她跑上去，试图拉住孩

子，不让他乱跑。但她总是不能成功。

这个梦做得好累。在她的潜意识里，她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个梦，她害怕这梦，但她却醒不来。她想用力睁开眼睛，但眼皮却如同两扇闸门，始终无法打开。她一直在梦和醒之间做着挣扎。最后，她终于使上了劲。她睁开眼睛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然后她就看见他站在自己的床前。

起初，她还处在从梦中挣扎出来的喜悦之中，她没意识到自己此刻有了真实的危险。但在脑子短暂的空白后，她迅速判断出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郁可风。

她很快地坐起身来，并往后退。但这男人的身手却更为敏捷，他几乎在一瞬间便冲到了她的身前，用手捂住她的嘴巴。

他的手布满茧子，粗糙而有力。

她很害怕，开始用力挣扎。男人用身体压住她，一只手捂住她的嘴，另一只手则伸向她的下身，粗鲁地拉扯她的裤子。此时，她只穿了一条睡裤，这睡裤是如此宽松，对眼前这个男人来说，几乎等同于无。

她继续挣扎。她的一只手被男人压住了，她腾出另一只，试图抵抗。但很快，她便发现抵抗的徒劳。男人手上传递出的力量让她绝望。她的抵抗，反倒让这个男人更用力。他将脸凑得很近，急促的喘息如同针般扎在她的脸上。

一通象征性的抵抗后，她的睡裤被扯了下来。随后男人便将身体用力往她两条腿中间嵌，她又抵抗了一阵，但腿还是顺利地被男人分开。男人没有脱她的内裤，在将她的腿分开后，他用手将她的内裤往一边拉了拉，然后他将身体用力往前一挺。这一瞬间，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撕裂了，全无知觉。

他紧紧捂着她的嘴巴，让她几乎窒息。但她却分明地听见自己的胸腔内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，几乎将窗户上的玻璃震碎。

她躺在床上，似乎已经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。她疑心自己刚经历了一场车祸，一辆飞奔的汽车呼啸而来，从自己的床上碾过。

房间里有一些光亮，这光亮不知从何而来。她感受到了这丝光亮，她恍惚觉着这光是指引自己通向死亡的。

她疑心自己正在死去。

现在她开始感觉到一丝疼痛了。这疼痛首先是身体上的。她的手很疼，她的脸很疼，她全身上下都很疼。最后，她的心疼了起来，她开始慢慢明白，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件怎样的事情。

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男人，闯进房间，强暴了自己。

想到这里，她的身体便开始战栗，她缺乏接受这个事实的勇气。

此刻，这个男人就蜷缩在她的床边，赤裸着身体。她还似乎听见一些声音，一番辨别，却发现竟是那个男人在床边低泣。

他在做什么？她感到很怪异，此时的这个场景不像自己被强暴，他看上去似乎倒更像是一个受害者。

现在，她的心底有了愤怒，原本她情绪迷茫，但在听到男人的抽泣后，她确定了自己的情绪，她很愤怒。她恨不得手上有一把刀，她要捅了他。但她没有力气，力气已经脱离了她的身体，她甚至无法把控自己的四肢。她就这样躺在床上，那个男人则蹲在她的床沿抱着双肩低泣。她听见时间在缓慢地走，丝丝拉拉的，似乎走得非常吃力。这不像一个强暴后的场面，更像是一对相恋许久的恋人，正在经受离别的伤感。

就这样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男人终于从地上站起来。他开始穿衣服，他穿衣服的动作很慢，似乎是在故意逗留。

穿好衣服，他便走了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又转身走回来。他站在床边，在口袋里摸索一阵，然后掏出一个东西放在床上，转身走了。

她继续躺在床上。她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，即便在他转身回来的那一刻，她也没看。现在，她的心里只有厌恶和憎恨。对她来说，这个男人就是一个魔鬼。

后来，她就听见外面有人在喊叫。她还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从楼道传来，脚步声停在她家门口。随后，她便听见有人在用力敲自己家的门。这敲门声迅速将她从游离状态拉回地面。有人来了，她不能这样躺着。她忽然有了能量，飞速地穿好衣服。

她平静地走到门口，将门打开。

门口站着小区保安以及住在对面的一位老干部。

刚才有人看见小偷从你家窗户爬了下去。

她懒懒地打了一个呵欠。

什么小偷？我不知道。

A205，没错啊，小偷是从你家窗户爬下去的呀？

她继续打呵欠。

我真不知道，我一直在睡觉，是你敲门把我给弄醒了。

保安一脸疑惑，扭头看身旁的老干部。老干部被怀疑了，情绪激动。

我分明看见小偷就是从你家窗口爬出去的，我怎么会看错？你再看看，看看家里丢了什么东西没有。说完，老干部便将脑袋往房里探。

她用身体挡住了门口。

我家没进小偷，也没丢东西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我要回屋睡觉了。我睡眠不好，被你们这么一闹，我更睡不好了。说完，她就迅速将门关了。

她站在门后，长出一口气，她知道此刻门口的几个人肯定很生气，他们对别人的私生活有着强烈的围观欲望，可她不能让他们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

她转身回到卧室。这时，她看见了他放在床上的那个东西。居然是自己的手机。他为什么要把手机放在这里？她想不明白，此时，她忽然觉得身体很痒，自己身上似乎遍布着肮脏黏稠的液体，让人作呕。她飞快地冲进浴室，当她准备打开蓬头开关时，门口又响起一阵敲门声。

她感到很厌烦，但她不得不去开门。

打开门，门口站着有一个警察。警察身后站着那个被她拒之门外的老干部。此时，老干部正得意洋洋地看着她。

4

她坐在派出所，几乎一言不发。现在她已经有了决定，她要把这个事情藏起来。她已经清晰地设想事情败露将会引发的所有后果。她知道丈夫的脾气，他是一个小气的人。当初自己离开医院便是因为他的小气。但她喜欢他的这种小气，这说明他在乎她。

警察显然对她的态度不满意，是她家被偷了，可现在分明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

警察没办法，只能通知她丈夫。她坐在派出所，浑身难受。警察来得太快，她都没来得及洗澡。现在她的身体布满了那个男人的指纹和气味，这让她感到无比煎熬。

她跟着丈夫回家。一到家，她便迅速躺到床上，她怕自己丈夫会从床上发现些什么。所幸，他对此毫无察觉。他只是跪在床前，握着她的手，试图安慰她。

好容易等他去诊所，她便迅速冲进浴室。她站在蓬头下，几乎用完一整瓶的沐浴露。她用搓澡巾使劲地揉搓自己的身体，起初，皮肤还有明显的痛感，但后来就逐渐麻木了，似乎那是别人的身体。

她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将床罩和被褥都塞进了垃圾袋。如果有可能，她会将整张床搬起，扔到窗外去。

整理完卧室，她又感觉身上有了那种肮脏的黏液。她将垃圾袋扔在地上，重新跑进卫生间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上午，她坐车去了下面的一个县属医院。她在那里做了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。她担心那个闯进她家的男人会给她的身体带来什么